



【世相】

越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，越明白不过是在随波逐流，好像就越想抓住些什么……今天比昨天多认识几个单词、多跑了几千米，这至少是一种昂扬向上的态度。证明对人生仍有把控。每一步仿佛都离目标更近一些——但目标究竟在哪里？自己是不是背道而驰？人生可不是规划好的马拉松，路线人家划，你只负责跑。

人生不是规划好的马拉松

□叶倾城

重读蒋晓云，带着“你还在世，我尚未老”的心情。1975年，蒋晓云以处女作《烟缘路》在台湾成名，十余年后，她和朱天文、钟晓阳、苏伟贞等女作家一道，陆陆续续出现在《台港文学选刊》上，被我读到。关于蒋晓云，夏志清引用朱西宁的话，说“毫无犹豫地肯定她为张爱玲、潘人木之后无人可及的言情小说家”。我读过蒋晓云，印象不深，当然也因为她很快就罢笔不写。她自己说：“还是不免深受家庭影响，把安身立命当作前途上唯一的下一选项。我对找份待遇优渥工作的热忱远远高过煮字疗饥写出好作品，所以出国之后读书就业，和文学渐行渐远，终至完全脱节。”

兜兜转转三十年，她像烧尽了一把火，忽然又噼的一声死灰复燃了。大约是年岁渐大，她的新作以怀乡为主打。而我重读的仍是当年我看过的那些篇，40年后再来看她笔下的男女，各有各的精明计算，仍未过时，甚至有让人难堪的诚恳。

《烟缘路》里有一个小细节，我之前从未注意过，现在却品出了点味道。女主角林月娟与男友是同学相恋，8年爱情长跑，她却在28岁时被甩。月娟立志要嫁一个比前男友强千百倍的丈夫，才对得起父母，也对得起自己。她是真有行动力，一方面和高中、大学同学一一取得联系，托她们代觅佳婿；另一方面则是上班之余，每周一三五补习英文，周二傍晚学做缎带花，周日早上学打太极拳，下午到丽水街学烹饪，后来周六下午又去上小提琴课，是小时候学过的，现在又捡起来。为什么要学这么多？她的答案是：“我要趁年轻，把我想学的都学会。学会了才可以找一个好老公。我现在是为组织家庭、走进厨房做准备。”

小提琴和缎带花，跟厨房有什么关系？再一想，理解了：闲杂人等，林小姐也看不上眼，即使不求功名富贵，也得找个堂堂正正的男人，有家世，有事业，对外有面子，对内有里子。这样的人物，肯定是娶妻娶德，一要门当户对，二要贤良淑德，三要才貌双全，四要相夫教子……美术与音乐的修养，适足于上得厅堂，能在应酬间给丈夫长脸，能辅导

小朋友；而烹饪则是真刀真枪的太太必备，随时随地能下得厨房，摆出一桌好菜，先通过男人的胃，再通向男人的心；太极是秀外，练得身形似鹤形，好筋骨才能应付“为母则强”，才能成为家中顶梁柱。

这一切，用当下流行的说法就是：不是被动等待男人的追求，而是提升自己，与优秀男人比肩后，他会自然而然看到她的种种美丽，之后一切顺理成章。

这样的女子，其实目下更是一抓一大把吧？随便上个公众号就能读到一堆这样的鸡汤文：林月娟曾经是个傻白甜，只是谁年轻时没爱过几个人渣？残酷的世界教育了她，女人不狠，江山不稳。或者是：女人不对自己狠，男人就对她狠。于是，她感谢自己的不完美，深知美好来之不易，于是不由分说开始练瑜伽、举铁。她学烘焙，学做咖啡，学摄影。学钢琴太贵，要弹出《月光》需要很多年，那就来个尤克里里吧。再去画室学个油画，速成得很，三四周就能拿出成品来。她的口号是：每天进步一点点。进步总得有个方向吧？她并不知道方向何在，但她坚信只要她知道自己要去哪儿，全世界都会为她让路。

可能不会学烹饪。偶尔做饭是小公主的情趣，来一些高档厨具刀具，拍一些美观摆盘是正理。但幸福女子的标配就是“其他人担任家务”，油烟伤皮肤，洗菜切菜握锅铲伤手，请不起保姆或钟点工就几乎等于遇人不淑，学了这么多都是珍珠扔到猪圈里。

这样的女子，都眼熟吧？立刻就能想出一大把。

《烟缘路》成文于1975年，如果有林月娟其人，今天她已年过七旬。当年她坦坦荡荡地说：“女孩子就是需要一个人爱她，给她安全感，对她好。”类似的话，今天仍然天天在微博、微信、朋友圈、知乎听到，虽然说话的人都是林月娟的孙女辈了。

即使40年前，林月娟的如意算盘也碰了壁。她相亲相到三十五岁的博士，很健谈，坐下就对音乐教育事业发表高见：“人就是这样一窝蜂，你弹电子琴是不是？好，我请人弹钢琴；你有钢琴是不是？我再叫一个人来拉小提琴……要那么多音乐人才干什么？家家户户都送小孩子去学音

乐，也不管自己的小孩有没有这份天才？有没有这份兴趣？为了虚荣心，浪费自己的金钱，浪费小孩子的时间……”她为男人学一身好功夫，男人可并不买账。更何况，她学得也很不怎么样，白跟了名师学烹饪，番茄炒蛋都做得汤汤水水很不利落。她自己的解释是：“我是没带笔记来。”先别忙着笑她，我认识的在厨房里对着手机里菜谱做饭的姑娘，很有几个。

也许，学一些容易上手的事物，能够给人一种“天天向上”的错觉吧。人生太难，想掌控自己的命运，得有过人天赋、超人意志以及惊人的好运气。对好多人来说，高考就已是历劫，之后考编制、考公务员、考司法考试……难上加难。但学习其实是世上最容易的事儿，因为付出必有收获，只不过聪明人一分耕耘十分收获，笨人十分耕耘一分收获。还有健身、减肥，全是如此。最难的是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考试，是创业，是在职场上杀出重围，是遇到灵魂与肉身都契合的他或者她。

越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，越明白不过是在随波逐流，好像就越想抓住些什么。于是，下载学英语APP背单词，下载跑步APP打卡，今天比昨天多认识几个单词，多跑了几千米，这至少是一种昂扬向上的态度，证明对人生仍有把控。每一步仿佛都离目标更近一些——但目标究竟在哪里？自己是不是背道而驰？人生可不是规划好的马拉松，路线人家划，你只负责跑。

林月娟的目标是很明确的：她要嫁个好男人。好男人和学才艺之间有没有关系？一方面，她觉得有；另一方面，除了学才艺，她还能为了嫁人做些什么努力？她总不能任年华老去而束手无策吧。

你呢？买过很多网课，报过很多健身班，买过一堆字帖，对好多看上去又优雅又有气质的课目动过心，砸过钱的你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也许，在你堂而皇之说出口的目标之后，还有一个小小的羞于告人的小目标，而那个目标，不管它是什么，和你的学习之间，到底有没有关系？

不问也罢。那是你的钱、你的时间，用掉它，给人一掷千金的快感，放在学习上，正好平衡掉浪费的罪恶感。

【实录】

父亲戒烟

□满中兰

父亲七十多岁了，戒烟对父亲来说可真算是老生常谈了。常挂在父亲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：戒烟有什么难的？

父亲第一次戒烟是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。那个时候父亲不到五十岁，身体还算健康，因为一次感冒过后久咳不愈，父亲决定戒烟。为表诚心和决心，父亲用粉笔在门上写着“从今日起开始戒烟”的字样，下面注明了日期。我那时刚从卫校毕业，在小县城的医院里工作。歇班回家，猛然间发现门上这句话，再看看旁边正在吸烟的父亲，忽然间哈哈大笑，把父亲笑得莫名其妙。我指着门上的字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念，父亲不好意思了，母亲说，天天吸，越不让吸越吸……我开始从医学角度给父亲讲吸烟的危害，父亲表示赞成，可能也是该得实在难受，于是不光掐灭了手里的烟头，还把没吸完的半盒烟也扔了。

我给父亲找了一些戒烟资料，又买了一大包零食当替代品。父亲很高兴，说让母亲监督他。我偶尔打电话问一下戒烟进展，刚开始好像还行，从一天一支烟降到几天一支。父亲说，我又没有烟瘾，真想戒一下子就戒掉了。至于后来怎么就没有戒掉，我不得而知。

父亲第二次戒烟是十几年前。当时电视上播放公益片《吸烟者的肺》，画面上黑红色一团，用小棒轻轻一挑都会破损分开，父亲看后说：嗯嗯，是得戒烟。我一听这话，眼泪都快气出来了，大声说：就会说得戒烟，还说戒烟不难，那你倒是戒呀。看我这样，父亲忙说，好好好，以后不吸了，再吸那个肺可能真的会给点颜色看看……后来，奶奶去世，父亲悲痛的心情实在无法排遣，加上我弟弟也学会了吸烟，有人在戒烟者面前吞云吐雾，戒烟就成了一种折磨。不过，父亲在我面前多数时间是不吸烟的，要吸也是躲到一边，加上后来我女儿出生，他知道小孩怕烟，也从来不在外孙女跟前吸烟。

四年前，母亲查出了肺癌，父亲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，看我和弟弟背地里泣不成声，他总是安慰我们说人有生老病死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什么事都要想开。可是我发现他总是一根接着一根抽烟，有时候一天能抽两盒，话也很少说。一辈子没进过几次厨房的父亲还得从头学做菜，因为母亲怕呛不能接近油烟味。天知道笨拙的父亲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常常不是菜炒糊了，就是汤溢到锅外，满灶台都是汤，满厨房都是油烟味，手忙脚乱中不是热锅烫伤了手臂，就是菜刀割伤了手指。母亲后期咳嗽厉害，经常是夜不能寐，父亲就陪着母亲也不睡。母亲久病脾气暴躁，有时对着父亲发火，用手指指着父亲疾言厉色，无非是因为菜咸了或猫喂晚了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好几次我都看不下去了，父亲总是笑着说，多大点事？下次就好了。父亲总是让着母亲，实在气不过，就说去外面买菜，然后到村外的小桥边蹲着吸烟。满地的烟头，是一种无声的宣泄和忍耐，更是一种无悔的付出与包容。吸够了烟，父亲再去集市上买来新鲜的鱼，各种处理后加上香料炖了，再很细心地把做好的鱼一小块一小块拨开，再小的鱼刺都逃不过他的眼。虚弱无力的母亲吃着鲜美的鱼肉，看着满头大汗的父亲，也会露出少有的笑容。那个时候，我不再坚持让父亲戒烟，因为吸烟对父亲来说已成了一种生活的支撑。

半年前，母亲走了，悲痛之余我以为父亲可以轻松一点了。可是，送走了母亲，回过头来我才发现父亲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，本就不怎么高大的身躯更加矮小了，头发几乎全白了，背也驼了，腿脚更是不灵便，走路总是一步跟不上一步，还时常走神。我带父亲做了个全面体检，发现有一项比较严重，就是颈动脉斑块明显，专家说吸烟可导致脂肪在血管壁沉积，必须戒烟。借着专家的威严，我大胆一回，问父亲：这个烟你到底戒还是不戒？父亲说：戒戒戒，可不能再吸了。就这样，我又开始督促父亲戒烟。这一次父亲信心满满，我也趁热打铁，电话一天一检查，还发动弟弟和老公都来给父亲助力，今天弟弟给父亲送去一打报纸，明天老公送给父亲一条本命年的红腰带。其实父亲特别容易满足，一点点关心都会让他开心半天。一天我问父亲戒烟的情况，父亲说现在一盒烟吸一个多星期还剩好几根呢。我几乎又想暴跳，但还是忍住了，尽量不带情绪地说：那你就不能一根都不吸吗？父亲笑了，沟壑纵横的笑容有点僵硬，还有一点惭愧和歉意。我突然很心疼父亲，父亲一生爱面子，可是生活总是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几乎压垮了他。父亲也许实在戒不掉吸烟，也许根本就没了决心戒掉，也许是父亲老了很多享受儿女督促他戒烟这个过程。我想，可能我的老父亲需要的不仅仅是戒烟，而是儿女都能平安幸福，以及彼此之间的惦记和陪伴。

陪父亲戒烟的过程中，我才慢慢读懂了他。